



Small, faint text or markings located to the left of the main character.



禪寄筆談卷之四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忠侃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羶臊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日身經百戰主辱臣死正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云云裹瘡猶出陣飲

血更登陣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
欲何施忠憤懇切之意溢於言表誰則埒之哉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林故
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杖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鑄
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他不敢望但收
得高宗孝宗骨斯願足矣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
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感愴詩有十首畧紀一二
云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
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
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

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
一騎捧香來讀其詩悽楚悲惋曩予遊鴈蕩適西蜀衛
君大承芳守温州貽予霽山集一冊其詩詞頗勁健文
亦豪爽蓋惟中有之故作用自別國家作人多矣冠裳
濟濟百千人中僅一二人焉爲之深慨云

張靄爲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靄亟請入奏事及見
所奏乃常事帝怒其非急靄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帝
色愈勵以斧柄撞其口墮兩齒靄徐拾之帝曰欲訟朕
耶靄曰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夫帝之不可其
奏也靄旣以正對及帝之詞色愈勵也復侃侃不回比

朱雲之折檻何以異哉忠臣愛君未矢弗二信矣

許魯齋中統元年應召赴都日道謁劉靜修劉因謂曰公
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荅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
十年徵劉靜修至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
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二公
之分量於此可見而劉之守已去魯齋蓋甚遠矣

南陽宗承世林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
魏武作空總朝政乃從容問宗曰可與交未荅曰松
栢之志猶存世林旣以竹肯見踈位不配德文帝兄弟
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按史傳宗承自少

修德雅正踴然不群人爭趨之魏武弱冠時卽造交不
納後武崇貴亦執如此魏武且勅文帝修弟子禮世林
亦恬然受之豈不兩見高誼哉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雋
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
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踈親臣不能
使親踈以此愧陛下按晉武欲封齊王出藩王武子數
入諫乞留帝云此吾家計蓋已甚恚矣及詔面責而又
述斗粟尺布之謠感以親踈之誼守正不屈武子有焉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縣武吏邀逢聖時

階榮至此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敷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夫爵祿賞罰雖人主之柄而臣下實司之齊祖雖寵僧真而竟不使參士大夫之列豈亦素知敷之不可撓而故使僧真往以見沮耶以是知大臣不可無望也

王介甫雅愛馮道唐叅政曰道爲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甫爲之變色嘗攷

馮道初事宦者張承業得薦於晉王厥後事唐事晉事契丹事漢事周折節矯行容悅延譽忠謹之士不道也若唐子方朝陽鳴鳳皎皎特立文彥博且心服之何有王介甫哉又况馮道哉乃以伊尹比馮介甫急功利而賤行檢其人可知矣

晉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弘都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也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夫顏弘都在晉爲世臣少有節操更以孝聞記有之事君不忠非孝

也蒞官不敬非孝也居處不莊非孝也豈有忠孝自持者肯以非禮媚人乎聞頰之言一時阿附諸人有餘愧矣

吾浙商文毅公不特科甲首冠一時其剛正弘毅實表表儔輩當時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公疏汪十罪以上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覽奏恚甚令太監危懷恩詰責甚厲公愈執不撓至數汪直朝臣大小官員不請旨收問擅自抄劄三品以上京官擅自擒械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擅自收捕損易此乃直橫肆不法之大者懷恩聞之吐舌而退上亦即日檄去西廠嗟乎

公之立朝正色侃侃不屈忠於國謀如此宜乎子孫多賢而享其報也

成化中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怙寵克虐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商文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左副都御史以往滇人遂得甦困此後來典機務者所未見也及王公舉劾能罪而滇人爲之稱快蓋所謂惟正人能知正人使當國是者皆若人焉何患乎天下不治也

于肅愍公謙予同里第先達也予幼時嘗聞長老言公幼

穎敏援筆數千言頃刻立就爲識者賞鑒及第進士官
御史從討漢庶人於

上前詰數其罪庶人伏地流汗

英廟北狩邨王監國指揮馬順附王振廷中大譁公數順
罪啓

太后擊順併擊馬王二長隨以死事遂定及折侍講徐理
遷國之非以定國是及也先擁衆奉

太上皇帝長驅逼城我軍謀探虛實公覘知嚮導發巨礮
擊虜死亡無筭已而

太上還京實有旋乾轉坤之功事定讓勞退然不居

英廟復位乃以徐有貞欲乞祭酒弗諧遂私嚙公謂公與
內閣王文等謀迎立外藩必欲置公死

英廟猶豫未決有貞曰不殺于謙則今日之事爲無名遂
誣危法以死子冕謫戍龍門籍其家嗚呼冤哉後雖追
錄其功而旌其忠然身後之褒崇何補於生前之慘毒
方公死時天日驟變陰霾蔽空遺骸莫收得都督陳達
密賂守者付養子于康瘞焉夫暴尸馬革固公素志而
決大疑當大難成大功豈瑣瑣瞻前却後者可能倖致
也公嘗自言曰此一腔血不知竟洒何地夫豈不逆料
未來事蓋全軀保妻子公固不暇計亦不屑計也自古

大臣忠誠才識無具惟公足當之豈獨表表昭代云
胡端敏公世寧吾杭仁和家人家貧力學志節清峻更留心
世務以昌化諸生中鄉試第二登進士方中舉時牌坊
路費例百金公以歲值大侵僅受五十金公起家力田
卽迥異儔輩若此及爲理官爲刑曾歷太平寶慶知府
比去任土人追送者以萬計陞江西憲副洞察寧王逆
謀乃預發其奸具奏有云禮樂刑政漸不自天子出更
乞 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
祖訓用俾歛戢庶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
宗社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等語疏上宸濠大

懼賂權奸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以誹謗離
間親王必欲置之死以絕言者時公已陞福建按察使
乞休宸濠遍遣兇徒挾

上旨襲世寧會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其家屬得浙
廉訪李公承勛使變姓名間道走京師得不死下錦衣
獄公三上疏自訴忠赤會兩京言官程啓充等論救得
末議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乃起謫戍復原官轉
巡撫四川及歷兵侍刑書兵書先後條陳國事凡數十
事皆剴切中機宜言外虜方強內憂日甚天下之人闔
然無忠義之氣我

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所聞前方賓于謙耳目所迨劉大夏彭澤竭忠殉國不得保全其倖免者皆依阿軟媚者也語多忠侃直諫時弊朝士多忌之故席文襄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勉人黽黽以忠孝大節此足以槩公矣雖遭時忌賴

上明聖憐其忠鯁始終眷注云吁吾鄉後來官爵與公相等埒者豈乏人哉然直可語榮貴耳無他美也若清操偉節凜凜人傑似公指不多屈噫亦或世道升降之一機也追思前輩浩然長嘆

兵部職方郎中黃鞏素有志節嘗題其屋云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以身殉國之忠已見言外及

武宗有南巡意鞏以事出江彬誘惑時彬席寵擅權無敢指及鞏獨抗疏彬首開邊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權傾內外不亂不止疏入彬大怒必欲寘之死遂下詔庭跪五日杖百餘除名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鄉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徃徃以彼易此何耶予嘗觀無氣節之人皆貪婪無耻

者輩之風節如此豈非自甘貧堅忍中來乎人有不爲也而后可以有爲信矣信矣

方宸濠之變許忠節公達侃侃不屈罵詈逆賊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吁有是父有是子哉士人平日不講求無定志一旦臨利害折挫倉皇失色隨風而靡者不少也蓋不知死祇遲速耳視許忠節公不亦泚頰有餘愧哉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部堂尊官亦歛輿迴避

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公于內衆爲公

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

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

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曰爾所

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

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

廠詞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交

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

詰責之公卽密疏其專擅之罪疏入留中逮直歸上

問之曰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選對上以疏示之夫二

公砥抗權倖風節凜然如出一轍然皆賴 聖明之知
溫語慰勞仰見

祖宗愛惜人才培植愛護之恩至矣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無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如
何葆曰此事何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
問耳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
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夫檜之問葆非由衷
之言也葆之對實大公至正之論也然賊檜怙寵專權
欺君誤國何能勇退葆豈不知其奸而惟以正對葆可
謂秉道不回者矣

我

成祖文皇帝發北平時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曰臣有
所託 上曰何爲道衍因囑曰南方有方孝孺者素有
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
者絕矣

上首肯之及靖難師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孺卽持斬衰
服晝夜號哭至是爲鎮撫伍雲等執以獻孝孺不屈乃
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旣議頒卽位詔於天下問左右
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召出自獄斬衰而見悲慟不
止上降榻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良苦又曰先生

爲我作詔命授以紙筆孝孺大書數字擲筆於地曰死
卽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
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盡抄沒之宗族坐
死者八百七十四人妻子先自經每抄提人輒示孝孺
孝孺堅執不從乃及母族妻族又及朋友門生亦多坐
誅後詔磔於市夫孝孺淵源學術伊洛文章大類蘇氏
而正論過之忠義之氣凜然粹乎無以議矣或者謂金
川不守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爲伍從容就義
庶不累其族若此之慘也考閱至此令人有餘悲焉孝
孺之死蓋所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當時諸臣負約

者如解楊輩及有問及飼豬者吾無論矣不有潛遁遐
方者乎忠臣各行其志惟忠與智下此無策也然要之
各成一箇是論而至是吾不得而折衷矣祇爲之雪涕
西蜀立齋鄒公智少負才氣未冠發解蜀省赴會試過三
原謁尚書王公恕曰智此行甲第非所急所急者扶陽
抑陰此疏不可不上也王公微哂而罷及入試果登第
授翰林庶吉士卽上扶陽抑陰疏指斥大臣無所顧忌
有曰切照少師萬安持祿恃寵殊無厭足太保劉吉附
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
世之所謂小人也願陛下諷之辭位以全其體給之餘

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再照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立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北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疏奏謫吏目卒於嶺南夫鄒公此疏詞不煩而意侃當凜然風裁矣况其志素定也惜乎不永年久仕未竟建立然廟堂之上濟濟林林白首崇高者何限豈盡建立哉卽一疏而鄒公之功業足概也豈特理學名臣已耶

蔡京與陳了翁有筆研

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班

上御殿差晚杲

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

謂同省曰此公

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

貶而議論之間不怨何耶了翁誦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謂疏京悖逆奸詐十事吁此所謂薰蕕不同器而葳薑桂之性到老愈辣了翁之謂矣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闈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吊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拊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

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夫當其時直威鎮海內而楊公獨毅然不屈豈非洪濤之砥柱哉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家影附大人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耳大丈夫欲爲公而損其嚮節耶夫觀辛毗之言守義遵道介然不易出處去就庶幾聖門之徒矣

張儉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手欽起撫篤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嘆息而去陳子曰夫篤之不顧利害以庇賢士其品格之高可知欽也不遠之復與善同道斯人豈多得乎予蓋兩高之也

常澳兄温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温欲請元裕用澳爲御史一日温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夫温之欲弟請高固是愛弟而不知澳之愛身蓋有甚於愛官爵者矣豈非難弟哉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待制獨扶

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明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嘆服夫王之餞范公與諸臣之讓王公其設心何懸薰蕕異類蓋不可強而同也

何編脩瑋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屈諸司同僚以事詣瑾竟屈瑋曰何不以禮自處瑾曰先生之言是也可見小人豈無禮義之心遇正人亦終懾服而不敢迕使在迕諸臣皆執禮義而不媿媿何至狼籍縉紳哉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爲一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正遷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某年月日也嘗聞河津薛文清公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虹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爲感召者固如此夫

正德初劉瑾用事益務嚴刻動輒用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時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因監糧報數不明枷於西東長安公生門時暑雨不輟不數少移都御史劉孟以

到任遲延枷於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喪氣惟恐橫及主
事王公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瑾矯旨捷于朝
堂不死降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之名由此著聞天下
矣

王介甫用事凡百措置舉天下莫能奪又性剛愎禍福反
掌遷就附之者比比獨劉道原奮厲不顧直指其事而
是非之或面刺介甫變色如鐵愛之者寒心聞之者起
而避之道原畧不以見意每見人質厚者親之如兄弟
姦諂者疾之如仇讐用是困窮而終不悔非人之所難
能乎夫申枵有慾不得爲剛微生高乞醢不得爲直噫

此道原之所以爲道原也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
監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

上乘怒欲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言韶趨進跪舉首
加額連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天顏爲霽其人
得從輕典云韶後引年懇乞致仕歸可謂進禮退義者
矣

唐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
體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詩一傳天下風

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
旣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
勅褚遂良卽世南靈座焚之夫帝之崇正人念舊碩如
此此所以開一代之令治也歟

英廟之入塞還京也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時千
戶龔遂榮對翰林學士高穀言曰奉迎當從厚大意謂
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
不喜悅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隆重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
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

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然此論殊偉尚書胡濙欲
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 上心胡毘陵公之意端
且剴矣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
請治其罪遂下錦衣獄嗟哉龔千戶此書一時正論萬
世不磨武弁中乃有此奇士文循二人乃如此舉措有
覩面目矣欲令終也得乎

交與

夫取友貴端擇友貴慎蓬生於棘不扶自直說有自矣
古及今古昔大聖無友之名有友之實舜之樂取諸人
友也禹之拜昌言友也文王之四友友也子賤聖門之
高第乃以父事以兄事者若而人以友事者若而人卒
成令德故孔子嘉之曰君子哉其人乎下此則管寧華
歆共友亦畧相當矣歆出見芬華寧遂割席戴弘正每
得佳士必祭告祖先登金蘭簿夫管之擇友其嚴乎戴
之亟亟于取友可謂力行君子矣故歿世而名稱焉古
昔賢智且然今世士可忽而弗講哉予因以往哲及今

所交與錯舉互發善善居多規諷繼之總之皆友誼也
予嘗讀曹顏遠感舊詩與白居易傷友之作未嘗不唏噓
長嘆以爲前古且然而况叔世乎曹之詩云富貴他人
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此其炎涼變
態已著言表白詩則云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昔
膠漆契。邇來雲雨睽。繼之以死生不變者惟聞任與黎
嗟乎富貴易合貧賤寡交人情哉若道義敦篤之士則
非時俗所能溺也越人結交盟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
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乘馬他日相逢須下馬詞雖俚
近殊敦故情善哉言乎

昔狄仁傑爲并州法曹與同僚鄧崇質友善崇質當使絕
域母年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
憂因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重仁傑爲聞於
上有詔免其行同輩聞之咸義重焉若劉夢得遠貶播
州柳子厚曰播州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
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願以柳易播而劉遂得改夫二
賢之用情一也善類同趨一也嗟乎今士人結交促膝
相與日酒食徵逐指水旌信以爲平生金石交一旦臨
利害遠避不暇甚或擠而排之朝權暮仇者不少也聞
二賢之風不亦汗顏中愧哉

章子厚與劉子宣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宣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云：洞霄宮裏一閒人，東有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慇懃分送洞庭春。後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訝其相忘，子宣以詩謝云：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踈愚喚不回。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朝夕望三台。子厚得詩大喜，卽召爲宰屬，尋屢遷。夫子宣十年不通書於相府，不失爲守己之正。而子厚待其書至而始援引焉，亦可謂用情之緩矣。然與登樞要而不問布衣，其處心之厚薄，不有間哉。

昔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爲翰苑。晏愛宋之才，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連日方罷，翌日晏公罷相，宋當草詞頗極抵斥。至有廣營產以植私，多殺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尤在觀者，殊駭以爲宋之薄德。夫在宋雖云制詞，豈不能稍從寬裕乎？觀過知仁，子京可知矣。

前輩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又呂晦叔諸子謁歐陽公於潁上，疑當拜。

與否既見叙拜文忠不復辭受之如受子姪之禮二子
既出深嘆前輩不可及蓋當時風俗尚厚雖執政之於
庶官亦講此禮不以爲過也自南渡以後則世道日薄
倨傲日甚今時後進鼎貴循循謙抑者固多氣盈自滿
者亦不少見父執祖執而昂然抗禮無能逃於識者之
鄙遜者受者不亦胥失之乎傷哉古道之淪亡也予之
強項直躬不能趨時亦固矣哉

柳公綽與張正甫友善柳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
馬而拜張却之不從他日張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
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

綽往還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壽
郎蓋仲郢小子也觀此則張公之待子執雖厚不無過
禮而公綽不徇人以非禮之恭殆古之遺直歟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
飲食歲久護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
舊窮老托身於我義所當奉妻子感服遂養呂公終身
夫充是心也其亦合於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訓護
蓋知道矣朋友五倫之一今人缺而不講又何恠乎日
趨于薄而面同也

夫士生一時須尚友千古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予覽前古取意趣相投莫逆於心者得陶杜黃三君焉
因作尚友篇一章有引有序備錄於後陶淵明乞食詩
云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
我非韓才則求而有所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詩云
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
舊知友則求而無所獲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饑來或
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
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勝於
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乃知貧者固士之常也 陳
季子曰古之賢人多矣予獨契三君子云古今事大畧

相類亦各言其志也已昔陶彭澤杜工部山谷老人皆
窮皆以詩名至其行誼純潔孝友忠憤出于文學之外
者尤錚錚焉蓋三君寧拙毋巧寧方毋員寧守道而貧
賤不詘身而富貴信人窮而後詩工非詩能窮人也予
顛何何敢論詩生平酷宗杜至古體冲逸雅澹超軼絕
塵則於陶黃心師焉間或語到詞工不假修琢雖不敢
伯仲三君亦庶幾哉竊比之矣逮語予窮雖無乞食事
亦有懸釜時屢空晏如恐三君莫之或先也古今異時
事畧相類懷賢淑行長言之不足廼賦以詩
粵益者三友。陶黃杜共之。翩翩富文藻。實有經濟爲。豈

乏謀身策。所志不在茲。貧之見性真。澹泊得自怡。曰余秉孤介。豐殖非心期。追芳步前哲。撫掌悲今時。詩窮信有徵。人棄不足嗤。賦此尚友篇。邈哉疇心知。

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生者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卽子亦男子之美稱。如老子。莊子。荀列。諸子。卽孔孟大聖大賢亦稱子。後世不明其義。以生與子爲賤薄之稱。上下之間靡然。諛諛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子稱之。則怫然矣。士不通古。一至於此。是又古人惟稱字。卽論中古卽孔門弟子得稱孔子。

爲仲尼。予童時入黌校。猶及見前輩。膳堂諸友皆稱字。今則廝卒。隸役之輩皆有號。何況青衿弱冠。單稱號字。而加以翁老。令人酸鼻。汗顏風俗之偷薄。一至此也。豈可以爲繁縷小物而不知究哉。行古之道者爲之深慨。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有云。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又縱逸。來人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詘。頓纓若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鏡。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

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情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言又云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夫叔夜所言皆任真率性語至安其故態不求寵榮慕嗣宗之為人舉其長而懲其失蓋解名理而不乖於性行者也世嘗謂晉室之士多清談虛誕不諧實用以稽觀之果狂誕者哉語云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予於叔夜蓋有取焉

嘗論孔門心喪惟聖賢之相期也大故其相與也深仁之至義之盡也今之師弟所以為教學者亦小矣舉業時套之外誰復考德今歲解業明歲即落落矣安望其能心喪也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嘗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若子由則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以余論之子瞻蓋天下士所以能友天下士若非胸次宏大襟度坦夷何能泛愛天下士此即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之意若忌才嫉能口談道義而心荆棘者較之蘇公何啻薰蕕堯桀也不肖自反平生幸無此疵但賦性褊急疾惡太甚誦蘇公之言願為執鞭

今世俗上下相接之間盡習俗套儀文皆所謂非禮之禮矣蓋其中無主只徇時隨俗又爲利害誘奪不能自信隨氣盈歉遂以成習所以中間絕無真實恭敬辭讓之意味此非大有主宰大有涵養者奚能偉然獨立動容周旋一一中禮乎語云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又曰涵養須用敬蓋一交際之間卽是士人學問也

宣德間有徐珙與弟璟同舉進士時號聯璧其論交詩云交遊誰似古人情春夢秋雲未可憑溝壑不援徒汎愛寒暄有問但虛名陳雷誼重踰膠漆管鮑貧交托死生此道今人棄如土歲寒惟有竹松盟讀其詩使人感慨

凄悵交道之難人情太行矣豈特寒燠異施哉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簡編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古人重於取友如此所以敦誼行而成令名也

元禎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蓋人之精神意氣志同道合雖千里之外若合符契非神交寧至是哉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成賜衣幘與共言論遂薦

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
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
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原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
於何聞過夫原誠端人也岱也始則拔之忠言則樂受
之歿則哀之終始勿二其賢於時流不遠甚哉

張九齡嘗獎愛李泌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
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
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
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為小友
云

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時王公之友秦
左使汝南強景明晟上端毅公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
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内歸心在可柰君前下拜難
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
留取完名久遠看景明之詩蓋規之也王公得詩大悅
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者可謂直諫之益友矣

夫天下俗薄朋友道絕故毛詩云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
恐將懼惟予惟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古亦云爾矧今
時哉漢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
國爭雄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矣

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信宿子衿之恩曾不嗣音沉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皇蘇在側悒憤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威振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斷曾不在咫尺之書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值鷺羽於苑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光輝。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視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吁。味瑒之詞。良可悲矣。夫豈緬俛求合卑詞取容類哉。其感悟故知奮發雅道千載而下尚令人讀

之竦容登樞要而問布衣此恒人之改觀而達士之希觀也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曾仲連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此有所恃而交者也故論交之道惟道義爲貴惟淡可久又在尊賢而容衆則人無怨尤交道無失若孝標著論絕交又分別之太過矣高者近於亢卑者近於污此中行君子所以爲難能也

世宗中葉時保定楊武選椒山公繼盛劾分宜嚴相語涉二王蓋謂舉朝莫敢言其奸

皇上試問

二王必盡言莫諱若謂家人擅權肆惡人莫敢言家主之子則未有不知者此無非欲

上之明燭夫亦何罪疏上然權在分宜信用日久下錦衣獄杖打拶夾受諸慘酷擬罪比律詐傳

親王令旨者絞于時椒山夙交如楚中少泉汪公宗伊蜀中松厓周公冕見事勢危難次第避去獨霸州繼津王公遴肝膽相許若親兄弟然始終保護椒山遂以身後子女相托仍以幼女許王少子王公奮義不避凡在錦衣獄刑部百凡保護楚中王西石公之誥於受杖之

時送蚺蛇膽與酒楊公止飲酒一甌云豈有怕打楊椒山者乎遂談笑赴杖奉

旨打一百棍四棍一換于時楊公豫孫王公世貞應公明德輩奔走救解世貞又懇分宜門生建昌王司業材王慨然往與分宜爭曰一繼盛之死不足惜關係國家甚大老先生還當爲天下後世慮分宜以厥子哭訴必欲擠之死天道甚邇分宜竟削籍于世蕃亦就大辟稍當人心之快夫楊應諸君固篤友誼矣若繼津王公於利害是非之際挺身不顧而周旋持護非處心原厚中有定見而能生死不移若是乎王司業分宜同鄉能侃

侃正論足以當雞群之野鶴嗟乎疾風知勁草患難見
友生霸州公尚矣王楊諸公無忝正氣若王司業獨出
黨與其與同惡相濟者其人品之軒輊何懸哉予特爲
詳述之以著交誼之慷慨懇到云

懷友篇引

舟行索居懷舊增感言念朱秉器孟震陸天溥萬垓方子
及沈衛君大承芳四君蓋士林之瓊玖藝苑之蘅蘭也
往余在部署凡先後同舍郎不下數十以余樸訥咸莫
余逆也而四君又以詞林相切劘更藉甚乃朱衛二使
君近官中州問訊稍易若方比部始自滇召還陸憲副

又官滇省余昨以滇西邊吏乞休蓋萬里歸人也豈夜
郎金馬顧達觀者所不遐遺乎感舊懷新忽忽心悵四
君才華無論其德器渾然金玉資至語以鯁亮無忝正
人松柏之喻究竟可必此予所以懷之懷之猶有言也
萬曆癸未夏吳閫舟中書

余交海內士夥矣同聲爲友同官爲僚其所契結傾心者
亦旣志之別錄矣若國之大僚人之碩德辱知與者指
屈亦多至所稱極知而厚遇者得五六公焉余感知不
忘聊志其畧卽所不能盡述者亦豈不置胸臆哉年侵
才減不敢以筆研之役煩靈竅耳

華亭存齋徐先生曩督學兩浙余卅角獲收采芹繼余筮
仕惜余不入制科借余司教梓里先生爲首相內直余
進晤歲不三四先生訝曰子何從固及先生罷相余官
南刑曹及守滇郡適歸留都故里簡牘往復不一先生
益加親厚贈以詩篇且云已謝政府借不能大用余往
雲間起居懽甚留叙浹旬更觸暑餞之郊每對人游揚
云陳子廉士豈啻詩人

吳門皇甫百泉座師旣見知於塲屋復引予入詞壇余仕
雲間白下時相訊不以余爲不文篇章屢及嘗序予稿
云申轅旣老商賜可言余愧克門生一庄而先生每每

貽贈豈知余清素耶余疏歸屢過吳奉候杯酒論文凡
幾茲先生歿猶往借榻與先生之嗣孫談往昔及今光
景門祚唏噓悲感可勝愴情

雲間陸宗伯平泉公浙右轄莫中江公余襲官華邑博時
陸公以司業在告莫以學憲家居二公飭勵名行脩然
玉立真如雲間之鶴不入公府獨時過予齋舍坐談移
晷或商確藝文或叙起家或談今古知與不薄余心嚮
往之及余自滇西歸至雲間者三得與二公晤甚暢頃
者往宗伯公丰神意氣不殊往昔猶接談不倦而中江
公已厭人世謝去追思舊懽可勝於邑嘗記平泉公寄

余書云老來百念俱灰惟有故人在念耳長厚誠悃之言藹如也曩余交公時尚未有子今有子且成名諸孫亦繩繩焉宜其高年厚福燕翼子孫若此

閩中林尚書對山公余叢以成均服屬辱謬知己而公轉南吏侍大司空益加注愛余向淡然而善趨承不知何以致此及萬曆壬申京察諸曹卿貳會議各司屬賢否林公對諸老云若刑部謝岱東公論及杭州陳正郎我輩須力講此良士也不則公道盡無矣及謝公後至絕無一語相及夫余無所請於林而林公始終不余告逮事後吾鄉仁和張工書向余言始知嗟哉卽此一事林

公豈讓古人哉余心重之公接人不爲落落之容又不事虛浮之套坦夷可親真公輔之器惜不遐壽兩間厚享公值其齎矣

大司寇巴陵岱東謝公始以南臺掌院署刑部事于時有皇陵衛指揮使李某伐陵寢樹兵司以四軍人抵罪鎖解至余署中余鞫之驗硃筆票係李主使以李抵罪如律李衛使托人以重賄求脫余益憾之牒上謝公不允駁下者三余三上如原擬余曰辟謝公曰勿辟公曰此法雖重而情可原者余曰然此果情輕而法實重者謝公憤恚因批駁數十語未復云本院素非徇情曲法者

若該司果有定見待正堂至日定奪本院繫署印原不足爲有無也此繳乃不出視部事者半月諸司同僚爲予跪施不安閩人張正郎曰兄須素服角帶向堂翁請罪予笑曰公誤矣京官非忌辰修省及考滿或被論豈可輕意素服况無罪可請祇公事一時意見偶不合耳余心自定云無何謝公卽真刑書及出余乃披肝膈以白謝公後亦廉知瀆賄事云君何不早言使我亦有嫌因添委司官會問如律謝公嗣後亦懽然優禮凡有筆札見委以代及吾鄉張工書轉北吏部謝公更薦於張云陳正郎有執持可任事及林對山公亦薦於張曰公往北推陞南諸曹首當及貴鄉陳正郎此君文而清立官卓然不知余於二公絕無所干事後二公竟不向余言亦張家卿爲余道之林公不忝古人謝公以事忤更乃爾殆光明長厚君子哉九京不作我思二公寤寐感歎然上交不諂陳生有焉

襮衡年未滿二十而交孔融融已五十餘鄭當時年最少其所交皆大父行天下名士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山濤與嵇康等竹林之交齒亦相遠此諸子蓋忘年之交也韓億與李若谷未第時俱貧同赴京試更相爲僕李先第授官長社縣李自控妻驢韓隨之爲負

一箱送至縣界泣別韓後第並登大位此貧賤之交也
朱暉與張堪爲友堪疾甚把暉臂以妻子相托堪卒
知其妻子貧困厚賑給之曰堪有知己之言吾當心識
之此死生之交也夫忘年之交今或有之貧賤之交則
寡矣若死生之交指豈多屈哉古云交道之難未易言
也世稱管鮑王貢雷陳芳塵懿行其亦有據也夫孟郊
有言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
論旨哉言乎然則莫重於交尤莫重於擇芝蘭鮑魚之
說有徵矣吾欲士人慎所以擇之者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
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
有友人疾不忍棄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
旋軍而還噫死生之際亦大矣巨伯乃毅然肯捨生以
代友其慷慨奮義兩間豈多得哉末世同利則錙銖之
不容同仕則名位之相忌平日傾肝膽稱莫逆一旦臨
利害反眦而排擠者不少也視巨伯人品軒輊何霄壤
哉且使胡賊感動旋軍可見仁義之良心強徒不泯錫
類之不難如此

藝文

韓子言博愛之謂仁宋儒譏其未盡豈不以卑言博愛而不及心德耶然仲尼答樊遲問仁曰愛人子貢問博施濟衆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博施濟衆仁者所不能盡而謂不足以盡仁不將與孔氏異乎毋亦以言出於韓卽可以指摘而不詳非韓之自說也要之聖門論仁言仁之用而體在其中言體而未嘗無用道理渾融儒者論仁又豈有二以偏言執之者非也以人而病言亦非也

大易本傳云伏羲書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然古書

所載有不然者淮南子曰易之乾坤足以窮道意也八卦可以知吉凶識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擔逐萬物之祖也帝王世紀曰庖羲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他書如此傳者尚多紛紛不盡述也

揚雄好古之士也觀之本傳可見蓋班固以漢人序漢事其語宜確而朱子祇以作論美新一節遂深惡痛絕焉卽旣其素行矣梁昭明序陶集曰白壁微瑕惟在閑情

一賦其論未至可訾而東坡譏統小兒強爲解事他日答人書又謂統不知代六朝人賦猶遠勝唐宋統當其時博綜嗜古旁搜群籍益皎皎鳳毛鍥中錚錚者詎謂不識其體耶尚古之士未可以朱蘇重名而遂以爲不易之論也

臨川王荆公文集舊本一百三十卷元金谿危太樸素復加增補校訂總爲百卷臨川吳文正澄序之有云公之學雖博而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而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能未明者自少徒以其已能已明者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吁此數

語足爲荆公斷案矣正與陸象山作荆公祠堂記語相反毋亦翻案語也然尚論者當以吳文正公之說爲正人有恒言唐以詩賦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未當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選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代不乏人近有好高論者又曰沿襲元體其失也瞽然弘正嘉隆之際彬彬傑出就中有軼駕古人者豈以應選而工耶信乎係於人之才與學矣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享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夫韓以文章家稱而各有所則然則作者固不害于因也

折獄論二十篇至元間僧子成所著也子成字彥美號妙明京兆霸陵人其爲此書惟問佛一篇小能敷衍禪旨而餘皆自設而自不能答踈莽不足觀也惟曰趨之愈數而跡之愈多言之愈數而道之愈遠不若處陰而息

跡忘言而體道也向吾所說始之以言言言次之以言言無言然未及以無言言無言也是語摩擬莊生殆亦得其似耳

韓文載石鼎聯句稱道士軒轅彌明人以昌黎自托見其奇崛高古也及覽姓氏急就篇有軒轅彌明且曰有軒轅集又宋張南軒守靖江時有奏疏曰臣所領州有堯山乃一境之望上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柳文載李赤傳人以柳州寓言譏嘲時人以文爲戲然呂山某家有李赤詩集數章又讀唐詩品彙亦載李赤詩短叙以李後爲厠鬼所惑而終據此則二文實有是事矣

明山賓卒梁昭明太子與殷芸令書曰比充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追憶曩緒皆爲悲端王僧綽與沈約書曰范僕射遂不救疾未念平生忽驚馬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古人喜用佳語不嫌相襲文雅風流亦可以想見矣涪陵有張飛刀斗其錄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劔珮人間刀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爲劉此詩蓋述劉豫州事而美飛之無文翰也人祇知飛之驍將耳而乃善文事若此予讀岳武穆公送張紫陽北伐詩雄渾悲壯卽

唐名家不是過直可上逼蘇李益公忠孝人也明左氏
春秋文學藉藉古之名將不偏才如此二公且同諱予
偶撫及錄之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意杜撰劉貢父曰易之
觀卦卽是老鶴詩之小雅卽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久
乃悟其戲又問東坡曰鳩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鳴鳩在
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箇又自言波者水之皮
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唐李百藥太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詔曰卿何年老而
才之高齒宿而意之新 陳思王 仙年十餘歲誦讀持

論及詞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見其文謂植曰汝倩
人耶植跪奏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
人夫年侵才減而百藥則不然陳思王卯角揆藻天賦
竒穎可謂天之降才非爾殊哉

昌黎有言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
工而愁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
野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好之則不暇以爲吁
昌黎益知言矣予以爲性能者必好其好者必其植夙
根者也若不知者而強與之聒及不能者而強作之是
所謂石壓筍斜出也識者聞予言而絕倒

桓譚新論淳于髡至隣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謂曰此宜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隣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隣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肯呼髡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蓋傷其失輕重而昧本末也此與漢宣帝時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云云一段正是一文也然譚作爲淳于髡之言而不引人爲徐生上書事想當時別祖之他書也

古今文章六經不可尚矣下此戰國之文反覆善辯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深沉爲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人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若楊雄其人無足取其文亦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致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擬以古作則未盡協益茅茨土階清廟明堂謂之古朱門雕榭謂之華屋則可謂之古則不可太燹玄酒謂之古八珍六膳謂之美味則可謂之古則不可知此可與言古文之妙矣

夫文者載道之器然則無關於理道得謂之文乎古今稱
文章大家曰韓柳然柳豈能與韓匹哉韓之文主乎理
而氣未嘗不充柳之文主乎氣而於理則不能無忒奇
崛峭厲則有之春容雋永則未也其甚者天說是也其
鄙藝者河間傳是也能文之士所不屑言而謂宗工碩
儒爲之乎胡氏曰河間傳寓言耳蓋以譏憲宗也則其
罪益大矣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楊雄逐貧賦宣宗朝
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予嘗謂古今文人遞相祖述
者何限據耳目之所及人知韓柳二作擬楊子雲矣又

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
樵又有逐瘧鬼文甚工其原皆出於逐貧賦觸類而觀
之何可勝紀也

陸機辯亡論云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
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
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道殊受任之才異也北
齊載鄭文貞論北齊云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
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窮也士庶甲兵之衆
不缺也然前王用之而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何哉凡
此等語皆祖過秦論

說者謂司馬相如上林賦上令尚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
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大固皆荒誕不經
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繹師古音義從長老
碩儒叩問累日而後曉焉予謂相如此賦豈一日所能
就其運思工緝亦已久矣及侯召見因發揮耳不然何
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爲天子游獵之賦則知此賦爲平
昔豫構無疑矣西京雜記謂相如上林子虛賦幾百日
而後就此言似爲可信

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少時老儒先
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寫日夜誦讀惟恐不

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
文辭學術當倍蓰古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
無根殆去古人遠甚蘇公之論益深中學者之病矣夫
古人之學手錄心惟俱有會悟處書皆爲我得今則不
惟不觀及觀者則摘取其便用而畧其通章祇爲科目
之捷徑學術之卑士習之陋甚矣所以施諸政事未見
偉烈也歟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益
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
每一過專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

八百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夫此誠讀書之法予于書嘗看而不讀看時若悉記又不專求一事過後則多忘之矣予于蘇公之言有感

劉禹錫獻權舍人書曰昔宋廣平之沉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於文人之目名遂振嗚呼以廣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未暇知其人耶將廣平困於窮阨於躓然後爲是文耶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者疇能自異吁禹錫之言益人情乎士欲聲施於後世豈能不附青

雲之士哉玉剖而良桂伐而芳盃振古如斯矣士第患無文耳

桓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楊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追及嘗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卧夢五臟出地及覺大少氣疾一歲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十賦則善爲之矣余嘗謂詞賦者文人之精華也出言成章下筆成文夫豈無一時敏才第古人睿思匠心名世之文率以歲計司馬相如上林賦雖云一時應制說者謂其平日夙構非頃刻援筆所能斯言

實切中哉故登堂入室者斯可與論文矣

筆談卷之四終

